

社論

在學運的大論戰中接受鍛鍊

自我們的「學運報」創刊號出版至今約有三個多月了。在這短時間里，學運內部甚至左翼陣營因「學運報」的出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於創刊號出版後不久，華中和新民同學首先分別發表了“以革命粉碎反革命”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醜惡嘴臉”的文章，把「學運報」誣指為「反革命份子」的「反動刊物」。接着某些左派團體也在一些聲明和集會中，發出許多翻版的言論和攻擊，於是，左翼陣營內部流言四起，把「學運報」的創辦者說成是「反革命份子」、「本質有問題者」、「南大聯誼會份子」、「政協藍熾理份子」等等的謠言到處傳播，最近一些華中和新民同學及外面某些團體負責人，甚至還使出了組織的「圍剿」手段，恐嚇我們以及支持我們的友校同學放棄正確的主張，並斷絕與我們的來往，威脅不得繼續出版擁有「學運報」或有關的文章，形成了一時虛張聲勢的「大合唱」。

關於他們對我們發出的所有攻擊和誣衆，我們已在“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從最左的到錯誤的”以及“漫罵不是辯論、迴避問題絕不能掩蓋錯誤”三篇文章中完整的、系統的表達了我們的正確觀點，徹底地批駁了他們的錯誤觀點和惡毒攻擊，同學們可以從這三篇文章中清楚了解我們的看法，並對當前學運大論爭得出必要和正確的結論。

在這裡，我們願和同學們談談，目前學運內部大論爭的實質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大論爭，我們應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這大論爭，以及其發展方向如何等問題。

(一)當前學運內部大論爭的實質是什麼？

排開處理反右傾的原則以及其他個別的分歧不說，我們和華中新民等友校同學的基本分歧是關於當前學運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問題，對待組織工作問題以及鬥爭的形式和方法的問題。

首先，我們認為，今天學運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應該是也必須是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而他們却認為一定要提出政治性的基本口號。

要理解我們提出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的正確性，就必須學會區分兩類鬥爭口號。第一是指導群衆解放運動的戰略口號；第二是各條戰線不同內容和不同水平的策略口號。對於第一種帶有根本性的戰略口號，我們提出時不能含糊，不能因為群衆暫時覺悟未普遍提高而不敢提出；否則，我們的鬥爭就失去了根本的方向。因此提出，爭取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西亞這個戰略目標，是必要的，不容遲疑的。

但是，要怎樣促使群衆接受我們的戰略口號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各條戰線上根據群衆的覺悟水平，在戰略口號的指導下，以各種水平的口號發動鬥爭，把廣泛群衆團結在我們周圍逐步接受我們的戰略口號。因此，在群衆尚未普遍覺悟時，必須照顧他們暫時還未接受我們的戰略口號而參與其他策略口號的鬥爭。

因此，必須善於區別並聯繫這兩類口號，才能一方面不背離原則，又能照顧群衆的覺悟規律，引導群衆逐步投入爭取戰略目標實現的鬥鬥爭。

打個比喩說：對於游泳運動（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戰略口號）我們一方面要向人們提出游泳的重要性（戰略口號的重要性），但對於那些正在水中掙扎或患病的人（覺悟未提高到必要程度者），我們要照顧他們暫時還不會游泳。

泳（照顧他們暫時還未接受戰略口號），必須首先通過救他們上岸和治病（通過水平較低並符合他們覺悟水平但不脫離原則的策略口號），然後要求他們最終參與游泳運動（投入實現戰略目標的鬥爭中）。

現在，華中新民同學提出一定要以戰略口號為學運的基本口號，以為不提出戰略口號就是背離原則，就是不知道要區別這兩種口號，是犯上了只從願望（理想）出發而忽視了實際情況的錯誤。

他們把我們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和爭權益為當前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譏譏為「不准參加政治鬥爭和不准提出政治性口號」是和蠢人攻擊先要把溺水者救上岸然後才教他學習游泳的主張說成「不准參與游泳和不准號召游泳」沒有兩樣的。（可是這種愚蠢的言論居然被某些人不斷在文章中和講演中重覆着）。

其次，我們認為由於許多同學尚未團結在我們周圍，這對於把鬥爭推向一個高潮的階段是不利的，因此必須重視組織同學的日常工作，但對於華中新民同學來說，因為他們只看到鬥爭尖銳化，只把鬥爭的向前發展寄於發動鬥爭，不把發動鬥爭和組織工作正確的聯繫起來。

再次，我們認為學運開展的各場鬥爭必須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那就是說我們在部署每一場鬥爭時，必須使我們的行動在一般群衆看來是合情合理的，把輿論爭取到有利於我們這一邊，爭取鬥爭的局部效果。

但是，他們却不謹慎的對目前學運的特點進行深入的研究，以為只要是反對敵人就可以不顧學運的主客觀條件，不考慮實際情況地提打警察燒警車，主動採用暴力進行鬥爭的主張並在實踐上執行之。

所以，我們和他們的分歧，歸根結底，就是我們主張在學運的具體鬥爭上重視敵人逐步壯大我們的力量，也就是不只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而且還要在策略（戰術）上重視敵人，他們却只有戰略上藐視敵人却不在策略上重視敵人，不願講求鬥爭的靈活性。

他們這種錯誤路線的結果，必定很難在今天情況下推動學運發展，必定會大大的破壞學運將來直接投入實現戰略目標的政治鬥爭中去。

所以我們和他們的分歧，是原則性的，絕不能採取妥協調和的態度，絕不能隨意拋

棄我們的原則。

（二）為什麼會出現學運內部的大論戰

在過去反右傾鬥爭過程中，我們學運隊伍中的一些同學因為不具體地分析學運的特點，不能正確地把反右傾鬥爭和學運的特點具體地結合起來，在佈置具體工作和鬥爭上產生了許多錯誤，這種錯誤的結果。不僅對反右傾沒有好處因為會使一些人對反右傾存有顧慮，亦同時使某些持右傾錯誤者不敢直率地糾正自己的錯誤，而對反右傾有所保留，而且還會在克服了右傾的錯誤後走向另一方面的錯誤上去。

由於我們估計到他們的錯誤根源之一是經驗缺乏，而他們犯上這些錯誤又是在反右傾鬥爭之際，為了不妨害我們反右傾的主要方向，對他們犯上的錯誤，我們會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們能敏感地對鬥爭經驗和新出現的情況及時地進行總結，糾正自己的錯誤。在

但是，我們的寄望落空了，他們不僅不願進行檢討，反而使他們的錯誤進一步表現對南大展開的反改制鬥爭所作的提議和去年南大義安鬥爭的總結上，並且不願理會我們的總結，肆意在左派團體中指我們南大負責同學是右傾有些左派團體負責人甚至在未充份了解情況下便在去年勞工黨代表會議期間向各洲代表散播南大反改制鬥爭所謂「失敗」是因為南大領導同學「執行」右傾路線。

關於南大反改制鬥爭和去年南大義安同學的鬥爭，我們在「學運報」第一期和「告同學書」中論述過，而且實踐也證明他們的提議和總結不被我們接受，不是因為他們所謂的右傾恰恰是他們不分析學運特點的錯誤。

可是盡管事實是如此，為了消除分歧，爭取和他們共同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推展學運，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請他們共同研究，並在他們拒絕之後，出版「學運報」，希望他們能通過內部文字上的討論這個內部最後的途徑糾正錯誤，然而事實還是冷酷的告訴我們，這個途徑又被他們所挑起的公開論戰而堵塞了。

所以，他們今天提出的錯誤言論和粗暴的攻擊和漫罵，對我們來說是絲毫不足為奇的，因為這是他們過去言行的進一步發展，論爭的出現絲毫也不是他們所謂向「右傾」、「敵人代理人」、「反革命份子」「鬥爭」，而是他們為了掩蓋錯誤，虛張聲勢的向我們發動攻擊來保住其錯誤言行的統治地位。

（三）正確看待和處理這場大論爭

敢於斗争 敢於勝利

——爭取大學自主維護同學權益——鬥爭總結——

（一）前言

自十月廿四日七學會聯合向南大理事會傀儡主席陳錫九呈意見書反對無理修改一九五九年兩大法令，到十一月十九日軍警進攻義安學院，同學堅決集體坐牢，及其後的牢內斗争，家長抗議等，歷時雖僅月餘，但這場斗争的直接尖銳，與同學在斗争中所體現的「敢於斗争」的精神，在南大甚至我國學運史上，都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場斗争是繼承去年「反改制反迫害」斗争的正確學運路線，而更突出地體現了「敢於斗争」的精神，這對當前在學運內部泛濫的害怕開除的右傾思想，更是首頭一棒。從這個意義來說，這場斗争的成績是主要的，肯定的，然而，在這場斗争中，我們仍舊犯上某些錯誤，這些錯誤主要表現^{後期}在領導的不夠果斷，及不能在新情況出現時隨機應變，這些缺點必然使到斗争不能發揮最大限度的威力，但與成績比起來却是微不足道的，正當我國學運有着新氣象，學運紅旗到處招展之際，比較全面，深入地對這次斗争做出總結，吸收經驗教訓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鬥爭的醞釀及兩條路線的鬥爭

自從南大被強行變更後，行動黨反動政權直接控制校政，大學自主蕩然不存，這決定了南大學運的開展必然更趨困難，尖銳，而其所面對的考驗與犧牲也必將更嚴重更大，這是問題的一面，這種新情況的出現，許多同學都被嚇壞了，他們喊出「形勢比人強」「南大學運完唉等悲觀論調，他們認為這種情況下與反動當局開展斗争就是「蠻幹」，就是「鸡蛋碰石頭」，這種右傾的悲觀言論之所以極盛一時，一方面是由於同學認識不夠，無法適應新形勢與斗争環境，另一方面也是為當時的低沉局勢所迷惑，對斗争前途失去信心，這些同學只看到反動政權控制南大，學運受鎮壓的一面，而忽略了它與廣大同學的矛盾激化的一面，其實這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正提供了同學大團結的基礎，正提供了學運能更直接，更波瀾壯闊地衝擊反動政權的可能性，這點已經為去年反改制反迫害斗争及今年爭取大學自主及維護同學權益的斗争所証實。

去年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績是肯定的，但是由於學運組織的薄弱與涣散，對這次斗争沒有把總結工作深入貫徹，因此不能進一步提高同學的認識與克服一些可以克服的偏差，這些偏差較顯著的有兩點：

a. 看不到勝利，以為斗争以失敗告終就不是勝利，因此，產生悲觀消極的情緒，看不到斗争前途，更不相信南大學運還有發展的可能。

b. 對犧牲未有正確的認識，對開除學籍還相當恐懼，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同學對斗争產生害怕的心理。

由於上述情況的存在，這次斗争的醞釀過程，一般上說，這兩條路線的斗争相當表面化使到大部份要展開斗争的學會不得不與少數妥協的理事劃清界線，這是比較嚴重的情況，而信心不足，對斗争保持中立，或態度冷淡的理事，也有一定數量，這點說明了當時同學是存在着右傾思想和看不清學運斗争的前途。

由於我國左翼在反右傾斗争中取得輝煌的成績，由於去年反改制反迫害斗争的現實例子，加上同學的努力說服，害怕斗争與取消斗争的看法終於被擊垮，十月廿四日七學會聯合向南大理事會傀儡主席陳錫九呈意見書，就是開展斗争的訊號，它結束了斗争的醞釀階段而進入行動階段。

(三) 優美的序幕戰——10.29和平請願

10.29和平請願是「敢於斗争」的光輝勝利。一連串，同學們無不異口同聲：「幹得好！」這是因為這場序幕戰突破了白色恐怖的沉寂，大長同學斗志，大滅敵人威風。它是為此後的斗争取得主動權。

這場斗争的特點有：

a. 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學們敢在南大被變質，同學力量被再三削弱之後，在反動頭子李光耀面前，在特務軍警面前，在面臨開除學籍、審告的威脅下，大義凜然地遊行請願，呈抗議書，甚至接受李光耀的挑戰，上台與反動頭子辯論，控訴反動政權在南大所犯下的血腥罪行，這一系列表現，正是戰略上敢於藐視敵人的結果。當然，這些作法，是那些力主以消斗争的右傾同學所不敢苟同也無從理解的。

除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之外，我們在策略上還是重視敵人的，我們這樣做，並非輕舉妄動，而是有正確的分析做為根據的，我們以為：

b. 1. 李光耀這次來南大為新圖書館開幕是他們改制目的達到的一場會節目之一，反動派在大舉減壓，這樣，開除同學之後必然會低估同學的力量，麻痹大意，因此，在戒備上必然鬆懈，此其一。

更主要的事實是：在新圖書館開幕典禮上，必然有許多觀禮的貴賓和外國使節，李光耀死要面子，決不敢在這些貴賓面前首場獻醜，因此，現場鎮壓還行動無法執行也不敢，此其二。

事實證明了同學上述的分析完全正確。

b. 對力量的估計也有比較正確的看法。這次參加行動的同學只有三百人左右，這是我們預先估計到的，當時有些同學認為三百名同學不及全校的一半，其實，這種估計法是不科學的，因為除了過去南大還未被變質，同學力量大而阻力小的情況下，發動過半的同學隨時可能外，在目前這種嚴重白色恐怖的氣氛下，許多同學大都敢怒不敢言，而敢於行動的，當然更少，因此，估計力量除了估計基本力量外，還該估計同情斗争與反對斗争的力量，假如反對力量少，而同情力量又存在擴展的可能性，那麼只要我們有一定的基本力量，就可以放手發動斗争。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斗争一開展，我們的隊伍必然越來越大，而反對力量也必然在廣大同學力量的衝擊下，更形孤立，這次同學不看三百名同學的力量而放手開展斗争，是明智的作法，這次斗争中廣大同學參與三天的罷課，及聯誼份子的完全被孤立，就是明顯的例證。

有的同學認為10.29和平請願能有如此大的成績，主要是因為李光耀在策略上犯了錯誤，邀請同學代表上台辯論所致，其實，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同學們的敢於斗争精神，否則李光耀的策略就可以得逞，事實上，李光耀這一手在過去是拿手好戲，而且屢屢見效。

另外一些同學則認為這是那位同學有勇氣，接受挑戰所致，這也不盡然，因為即使這位同學不上台，其他同學也已經準備上台了，總之，這是敢斗精神的具體表現，並非偶然或者個人因素造成，這正如以往李光耀使出這技倆時能夠得逞也不是偶然的一樣。

(四) 相持不下的局面

10.29事件之後至教務會聯同人告同學書這期間，可說是處於雙方相持不下的局面。但是，這階段斗争的主動權仍舊操在同學手中。

這階段同學的工作重點在於加強組織同學，壯大斗争隊伍，其中包括對斗争意義的宣傳與對友校同學的爭取等。同學在這階段的工作有顯著的成績，也有不足的地方，比較顯著的成績有以下兩方面：

1. 及時地把反對修改南大法令的斗争內容擴大為爭取大學自主與維護學生權益的斗争，
轉入第十三

評論

應該對林昭南等事件吸取什么慘痛教訓

最近出版的第217期的陣線報，刊載了一篇社陣和廠商工聯的聯合聲明，揭露了林昭南、彭樹福、李思源等人某些不得令人警惕的活動，引起了我們極大的關注。

由於林昭南等人在學運內部的論爭中，扮演着反「學運報」的重要角色，而且過去會發生有關他們干預學運工作的許多令人十分懷疑的行動，加上社陣和廠商工聯聲明又把「學運報」稱為敵人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完全有必要對此問題表示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並提出我們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看法。

(一)我們對林昭南等人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早在去年抗美援越鬥爭期間，我們就得悉了林昭南的鼎鼎大名，並對其行動產生了懷疑。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抗美援越運動工作的初期，林昭南在彭樹福的引導下會以個人身份聯系我們的同學，要我們的同學出席某一地區抗美援越委員會會議並成為其委員，在該同學表明不能代表南大同學出席之後，林昭南居然以亞非團結委員會的名譽「委任」該同學，這種冒失和危險的行為，引起了我們同學及時的警惕，並遭到了我們同學的拒絕。

這件事情過後，林昭南就和一位與他有特殊關係的某大學同學，四處攻擊我們「害怕參與抗美援越工作」「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在這些謠言四處傳播之時，我們會通過一定關係向某團體負責人詢問林昭南的身份，並駁斥各種對南大同學的無理攻擊，但事情仍未得到有效的對待和解決。

「學運報」出版之後，正是林昭南等人首先發動了最強烈的攻擊，許多謠言南大同學「本質有問題」、「反革命份子」的謠言也是從這個集團份子的口中傳出的。林昭南也會不止一次的在各種場合，說「學運報」是魏利煌、陳辛、許啓針所搞，並說後者是所謂「大特務」公開警告「學運報」不得再出版第二期。

另外，據我們所知，林昭南和彭樹福等人，曾經在不同的場合，以直接或間接的語言，表明他們是「馬共」、「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的成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所有以上林昭南集團的言行，都不能不引起人們保持最高的警惕，不能不使人們懷疑他們是紅色特務。

但是，要完全斷定他們是否為紅色特務，還有許多決定性的情況有待於查明。對於這些情況，只要我們按照原有的情報，全面的調查和細心的分析，是完全可以查到一個水落石出的。

因此，在目前的階段，我們一方面要查明林昭南等人的來歷，關係，以及過去的全部活動情況，以決定我們最後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必須對林昭南等人的作為進行嚴肅的鬥爭。

(二)應該對林昭南集團的什麼作為進行嚴肅的鬥爭

除開有關林昭南集團的政治本質有待於查明不說之外（並非我們不重視，其實這乃極重要問題之一，但在情況未徹底查明時，我們不能草率下結論），林昭南的言行有下列幾方面嚴重的錯誤：

(一)胡亂打擊，破壞團結。林昭南集團趁着廣大幹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熱情，以反右傾為名，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或對他們舉止不滿的人，粗暴地說成「右傾」甚至「敵人代理人」，強要沒有犯錯誤的人承認錯誤，藉著反右傾把許多忠於工作、作風好的幹部逐出左翼隊伍。

他們這種作為的嚴重後果，首先就是壓制了左翼內部平等民主的討論，使正確意見不能通過平等民主的討論被接納。其次，由於他們的胡亂打擊，使許多好人被排斥，犯錯誤者也沒有糾正錯誤的機會以重新投入鬥爭的隊伍，使許多幹部因為他們的排斥和打擊，悲觀消極脫離了鬥爭的崗位。

(二)最不擇手段的作為。林昭南集團為了強使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為了打擊與自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惜採取盜用印章，私製印章的手段，以少數人冒用多數人或團體名譽，來

達到推行自己意見，打擊不同意見的醜惡目的。

(三)「驕傲自負，自以爲是」。林昭南集團口氣極大，作風極壞，他們自以爲是唯一正確把自己看成是「天下第一」，別人的意見如不合自己的口味動輒就被說成「右傾」甚至於「反革命份子」、「敵人代理人」。

(四)以最左的理論推行錯誤的政策。據社陣和廠商工聯的聲明揭發，也根據我們以前所知林昭南集團爲了推行自己的意見，往往不惜搬用最左的言論，轉載權威的著作，抬出被反動派列爲所謂「非法」的組織名稱，迷惑惑衆，以此來欺騙一些認識不高的幹部。

(三)正確處理林昭南集團的事件

在處理揭發林昭南集團的鬥爭中，有幾方面我們認爲必須充分注意的：

1) 慎重和冷靜地調查其全部活動和全部關係。林昭南集團的活動既然是被及時地發現了，最重要的是要徹底查明他們過去的歷史，了解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和活動的範圍，決不要因這個集團關係之複雜和活動範圍之廣泛，而驚慌失措，打草驚蛇，一些重要的情況不要馬上無保留的洩露，以免一些未揭發的某些林昭南集團人物聞風而動，及時收縮，或以反林昭南等人爲保護色隱蔽自己，這樣就會使一些林昭南集團的人物漏了網。

2) 揭發林昭南集團必須提出最充足的證據。在向林昭南集團進行鬥爭的同時，必須提出充分的證據，擺出事實，說明道理，才能號召幹部向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如果只限於指責而不提出事實，就會導致一些別有居心者利用這種局面，不提證據胡亂打擊。於是，林昭南集團內的人物漏了網，無辜者却排在林昭南集團之行列，必將大大混亂左翼的隊伍。而且，如果沒有提出充足的證據，幹部就不能透徹了解林昭南集團的行徑，不能真正認識起而反對林昭南集團的重要性，就不能鼓起向他鬥爭的情緒，他們就會感到混亂而茫然不知所措。

3) 要分清主次，狠狠打擊已經肯定的紅色特務。林昭南等人是一個大集團，其中極可能包括某些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也可能包括一些無知而受誤導者。我們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根據客觀情況區分誰是紅色特務，誰是個人野心家以及誰是誤導者，從而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否則，一律看待，同等處理，全部「亂棍打死」就不能集中打擊已被事實證明的紅色特務，也不能幫助那些真正受誤導者及時地醒悟起來，投入揭發紅色特務的鬥爭。

4) 提防林昭南集團在被揭發後拉人下水。按照林昭南集團過去的所作所爲，是很有可能在目前把一些無辜的人拉下水，他們這樣做的陰謀目的有二：第一，就是企圖製造他們與某些威信高、作風好的幹部有關，來排除別人的懷疑，保住自己的地位；其次，如果這些人中有些誠屬本質有問題的紅色特務，就會在第一個目的失敗之後，在被徹底暴露之前胡亂拉關係，使人們對那些威信高，作風好的幹部產生懷疑，以達到他最終混亂左翼隊伍的目的。

5) 對林昭南集團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用以教育廣泛幹部。除了揭發他們之中某些紅色特務的政治本質之外，還要對他們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批判其錯誤，教育廣泛幹部，才能及時糾正錯誤並避免以後重犯，也才能團結許多被無辜打擊的幹部，使左翼團結在一個新的、更牢固的基礎上。

(四)林昭南集團事件的慘痛經驗教訓

林昭南集團事件的出現是一件壞事，但是，只要我們吸取他們得以爬得這樣高，鑽得這樣深，做得那麼猖狂的經驗教訓，用以教育廣泛的幹部，就可以完全避免類似事件的重演，壞事就可以變成好事。

所以，如果只把這事件總結爲敵人進攻我們的必然性，把之完全看成好事是不對的。固然，敵人是每時每日在策謀從外部和內部來進攻左翼，妄想消滅左翼來保持其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統治地位是必然的，從這方面說，敵人妄圖消滅我們，證明我們是站在人民群衆的立場，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我們滿足於這是好事，不進而在主觀能動性上研究事件出現的主要原因，努力防止類似事件的重演，壞事還會出現，而且還會更嚴重的重演，壞事還永遠是壞事，絕不能轉化爲好事（雖然林昭南集團這具體事件是被我們克服了，但只要造成這具

，學生，近幾月的都督過，就是從來沒有碰過像你們這樣難對付的人！」

同學們在出牢後仍舊是十分樂觀，問起他們的獄中生活，他們總是回答，爽快得很，簡直是到別墅露營！」

（八）十一月十八日應否撤離義安學院問題

十九日凌晨同學們在義安學院集體被捕後，很多同學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十八日晚上不撤離義安學院？這問題確是有澄清的必要。

本來，在十八日上午，我們基本上決定要在當天撤離義安學院，我們知道當天義安同學與「政府」談判失敗後（其實是「政府」不願與義安同學無條件進行談判），必然面對當局的武力鎮壓，因此，有可能保存力量繼續斗争的，唯有撤離義安學院一途，對這點，我們也做了實際準備，且對第二天的集中做了必要交代，而義安同學也已經答應幫助我們處理撤退的住宿問題。

不過，下午二時左右，軍警特務就包圍義安學院，看到這種情況，同學以為撤退已經不可能，就下定決心，準備集體坐牢以示斗争決心，這項決定在當時的情況也是正確的。可是，到了晚上，義安同學舉行電影招待會，軍警竟暫時撤離，這情況的出現，使到撤離的可能再度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本來打算照原定計劃撤離，但是，由於義安同學對這問題到相當遲才取得一致看法，而且決定留下來，就無形中使到我們的計劃受到影響，加上考慮到撤離之後也沒有把義安集中，就取消撤離打算，與義安同學一起留下，準備在軍警進攻時，全力反擊，最後集體坐牢。由此可見當晚不撤也有其一定作用，但總的說來，十八晚電影招待會同學大集合時，對軍警暫時解除包圍，這種形勢與條件，我們的確沒有好好加以考慮和利用。

我們當時充分認識到，或者說差不多可以肯定當晚的集合是同學大集中的最後一次（以這場斗争來說），假如當時我們能夠果敢決定，就在當晚發動逆行，擴大影響，就給反動派更大的打擊。

當然要這樣做在實際上也可能存在許多困難，而且當時情況變化迅速，同學不能隨意應變。錯過機會雖然可惜，但也無可厚加非議。

（九）我們的成績

許多同學都這樣惋惜：犧牲了百多名同學，辛辛苦苦開展起來的斗争，就這樣被鎮壓下去，好像很不值得，這些同學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表明同學們對開展起來的斗争，滿懷信心，準備放手大搏，大斗一場，一旦斗争被鎮壓自然有所惋惜於心不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同學對反動派所付出的代價沒有給予應有的估價，以為太便宜了它，其實，行動黨法西斯這次如此猖狂地集體開除，逮捕，以至驅逐同學一出境，已經充分暴露它的法西斯醜惡面目，引起人民的公憤，這大大地提高了同學與廣大人民的政治認識。通過這場斗争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基本上可說已經完成了現階段學運所付予我們當時的斗争任務。

尤有進者，這場斗争始終都是以「敢」字出頭，同學們敢於開展斗争，敢於藐視敵人，敢於面對開除，敢於坐牢……整個斗争貫穿了「敢於斗争」的精神，這是五·一三斗争精神的體現，是南大學史上的光輝榜樣！

（十）結語

我國的社會改革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學運也出現新氣象，真是一片大好形勢，同學們，南大的學運還是要堅持，而且完全可能堅持下去的，同學們！前仆後繼，奮勇前進吧！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全場同學萬歲！

南大學史萬歲！

看看語錄，對比學運內部的大爭論

編者按語：為了幫助同學們掌握學運內部的大爭論，我們在下面發表了有關學運論爭態度和內容的重要語錄，並在每段語錄之後指出與該語錄有關的實際問題，希望同學們能互相參照而研究之。

X

X

X

X

- (一) 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以及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對學運大論爭的正確作風。
- (二) 為人民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利益糾正壞的——我們對學運大論爭的立場。
- (三) 害怕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下工會對於解放工人階級的局限性——引原文意）。“反動色彩”，企圖避開它，跳過它，是最愚蠢的，因為這無異是害怕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最落後群衆。。。。對待群衆（包括同學）覺悟未普遍提高這客觀事實的正確政策。
- (四) 但是要使真正整個階級，使被資本壓迫的真正廣大的勞動群衆都站到這種立場（支持先鋒隊的立場——引原文意）上來，僅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這些群衆本身的政治經驗。——我們提出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為學運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對促進群衆（包括同學）接受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馬來亞這戰略口號的重大意義。
- (五) 要聯系群衆，就要按照群衆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衆的工作都要從群衆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衆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變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衆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衆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衆，凡是需要群衆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衆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這裏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衆的實際上的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一條是群衆的自願，由群衆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衆下決心。

——☆這是鑑定要不要走群衆
路線的真理☆——

不能同意四大專同學鬥爭期間召開全星同學反右傾大會的，而且也強烈反對某藝術團體負責人爲召開該反右傾同學大會而召集各中學同學（此召集是由新民同學安排的），從而粗暴地干預學運內部事物，混亂學運組織，怎麼可以把兩件互相對立的事情強併硬湊起來說成一件事呢？難道林昭南集團編制謠言打擊和中傷好人的活教訓還不夠我們深思猛想嗎？

至於所謂「學運報」是林昭南等人介紹印刷的謠言，只要問問當時負責和幫助印刷的人，問題也就可以一清二楚的，這樣簡單的事情爲什麼又不去調查呢？

因此，那些所謂「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所搞的謠言，是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的。林昭南集團過去當權的時候，就不斷地編製了許多謠言，用以打擊許多好人（這些謠言的製造者和傳播者是誰，直到現在還未完全查明）。現在，林昭南集團剛被揭發，就有新的謠言出現，企圖惡意地打擊「學運報」，這種情況難道不值得我們重視嗎？難道不需要警惕一些人以反林昭南和誣蔑「學運報」，來掩護自己的撤退嗎？是時候了，是追查這些新舊謠言的製造者和傳播者的時候了！只要我們直追不放，徹底查清一切事情真相，把那些紅色特務、個人野心家、搗亂份子全部揪出來就可以指望了！

（六）分辨真偽，制止謠言，通過正常的論爭以消除分歧。

我們承認，我們「學運報」所提出來的觀點和許多人是有分歧的，所有這些分歧都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都應該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但是，打從「學運報」出現起，那些和我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把一頂又一頂的黑帽子往我們頭上戴。就是現在，還不負責任地把「學運報」說成是林昭南集團所搞，這怎能有助於消除分歧呢？

我們不能命令別人消除對「學運報」的懷疑，因爲懷疑是不能通過命令來消除的。但是，我們也不怕別人的懷疑，因爲懷疑終究是要在事實面前消除的。可是，作爲群衆工作者，怎麼可以沉迷於過去所謂“學運報是本質有問題”和現在的“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所搞”而把“擺事實，講道理”的論爭拒之於千里之外呢？

有些人也裝裝他們願意論爭的門面，印發我們的某些材料。但是，他們在印發我們觀點的材料之後大加許多惡意和歪曲的註解（似乎是害怕讀者接受我們的觀點），並且單方面只印發那些反對我們觀點的材料，至於我們在「學運報」出版以後發出的材料（這些材料是進一步把我們的觀點說明，是有助於論爭以消除分歧的），除了中華同學的「告同學書」外，其他駁斥華中和新民同學的材料，別說印發，連我們印發的文章多被友校或工團的朋友們所扣押不發，或者發了就遭受不負責任的攻擊，連提也不提，這怎麼令人相信他們是誠心誠意準備通過糾正錯誤，接受正確來消除分歧呢？難道害怕我們的意見與他們的意見對比之下，他們將面臨廣泛幹部群衆嚴正的判決嗎？

因此，要徹底地消除分歧，就要首先制止那些惡意的謠言和誣蔑，公佈雙方面的意見，促進平等民主討論的氣氛，缺乏這個氣氛，要從論爭來統一正確的意見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切要學運甚至左翼運動發展的人，都有責任來制正這種謠言，培養平等民主討論的氣氛，爭取學運甚至左翼在正確意見基礎上的團結。

我們期望通過論爭以消除分歧的好氣氛，但是我們不害怕在別人攻擊我們「本質有問題」、「反革命份子」的情況下，堅持我們的觀點。真金不怕火來鍊，我們是經得起各種調查的考驗的，我們在論爭一開始就下定了決心，就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宣揚我們的正確主張，直到真理和正義得到最終勝利的一天！

1967年3月

編後 言

第十版

“學運報”第二期經過深思熟慮，克盡重重困難，終於和大家見面了。的確因學運報的出版，引起了非凡的反響，自第一期出版後，善意批評、惡毒攻擊，歪曲，謠傳，亂牽關係，漫罵，嚴厲警告等事層出不窮。第二期的出版意義之重大，是它在極端困難，是準備面對來自任何憑人之私慾而作出不負責行徑的對付，它完全是為了提供對左翼發展較有建設性的意見，它在不準提出不同意見的局面下敢於提出有利群衆運動發展的意見，全是由於左翼運動的發展着想的。而且此期之出版，對於那些惟怕，謠傳，歪曲，不敢正視問題，胡亂攻擊，亂扣帽子給學運報及其文章的人，確實是當頭一棒，不知是否可能使他們不再驕傲自大，否定一切，使他們冷靜，嚴肅，清醒頭腦地去處理左翼千秋大業的所有問題，以期使左翼運動發展得更蓬勃，更壯大。

自從學運報及其文章出版之後，的確給我們看到了在進步運動隊伍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諸如口喊辯論，却緊接着說出“看誰敢為學運報辯護之恫言，又抑着我們的文章不發，並在公開集會上“警告”，不準干部（包括有謠諑的干部）擁有、閱讀我們的文章，令我們真不明白，我們的文章為什麼使這些人驚惶失措，心驚胆跳？為什麼要把它列為左翼隊伍中的“禁書（文件）”？為什麼擁有我們的文章就有“資格”受懷疑，扣大帽子，開除，並置於死地永不能翻身呢？我們認為此等不信任干部的判斷能力，對不同意見的文章如此忌苛，還未辯論就先安個好黑帽子等着扣在不同意見者的做法，難道是群衆工作者應有的嗎？基此，我們願提出挑戰，有勇氣的話，就把所有文章公諸大家（有判斷能力的人）面前，展開具有真正民主氣氛的辯論吧！

其實我們之所以會堅持立場和意見，不是因為我們的頑固，而是我們的意見和主張是切合實際的，論點全是有物質基礎為根本的，這是沒有空談空言的人具有極大的安寧，但為了堅持正確的看法，怎麼能去遷就些等人物呢？今天我們之所以遭到不負責的謠傳和攻擊，恰是因為我們不願趨炎附勢，高喊口號，不務實際，以博得讚賞的機會主義者。

對於南大同學（左派）發表的聲明（3月12日），我們表示歡迎，這理由是簡單不過的：即：（一）“翻版聲明”的發表是早已料定的，只可惜它遲一些發表，苦了一些大力反學運報，捏造事實，不敢正視問題的人，在扮演反“學運報”角色上推許多烏龍（如在大會上無法很好回答聽衆的發問）一有關學運報的出版問題。（二）文章承認這是南大當權所發出的，此坦白的承認，真是使今日大力謠傳和誤導學運報非南大同學所出的謠言徹底破產；（三）自學運報出版後確難聽到“聲明起草人”的意見，今日他她們以書面提出，是值得我們高興的，而對此文之駁斥，是絕不使她們失望的。

最後，我們以最懇切的態度呼~~吁~~大家冷靜，清醒頭腦，有原則的看待問題（學運甚至左派問題），善意批評，提供意見當然能接受，並糾正之；而對不負責的行徑及其惡言，我們當然不能接受，並給予必要的答覆。

這事件的基礎還存在，只要造成這種事件的根本原因沒有被發現和根本掃除，類似的事件還是會重演的）。

所以，在痛定思痛之餘，我們認為有幾個慘痛的教訓是必須吸取的。

1) 必須重視和保障廣泛幹部發表對各種問題的不同意見。在左翼內部，對各種問題產生不同的意見，甚而有不同的政策是必然的，這是各階級意識在我們隊伍中的反映。怎樣統一各種不同的意見和政策呢？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廣泛幹部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從中總結正確的意見，拋棄錯誤的意見，使廣泛幹部在正確意見的基礎上統一起來。

在平等民主的討論中，誰個正確，誰個錯誤，誰個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誰個頑固堅持自己的意見，誰個願意謀求團結，誰個肆意破壞團結，誰個興風點火，挑撥離間，誰個拉攏一些壞人，打擊一些好人，干部群衆是分辨得最清楚和最客觀的。

因此，在平等民主討論的過程中，不能根據人數的多寡來取決，一切要看誰的言論符合客觀事實，誰的言論有道理。

如果我們不能真正確保平等民主的討論氣氛，一些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就會趁勢支持當權的一邊，壓制不當權的一邊，這樣一擠一壓，就會逐漸爬了上去。如果我們不對這種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就有可能為這類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的吹捧衝昏了頭腦，就會遠離了幹部的正確意見。這時，如果當權的是站在正確的方面，經過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的挑撥離間和把錯誤者說成「敵人代理人」（其實這些是犯錯誤者，不能說成敵人代理人），並被完全排斥了出去之後，犯錯誤者沒有糾正錯誤的機會，其提出的正確意見不能被有效接納幹部的團結就會遭到嚴重的破壞。

如果當權的是站在錯誤的方面，情況就更加嚴重了。這時，在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把正確意見的幹部排斥出去之後，不僅幹部的團結遭到嚴重的破壞，而且還會使左翼沿着錯誤政策的道路不斷走下去。

我們不要害怕平等民主的討論，最怕是我們在這種討論之後不會識別誰在政策上是錯誤者，誰是正確者，誰是頑固堅持錯誤者，誰是願意糾正錯誤者，然後採取正確和不同的處理方法。

對錯誤和正確的人，不要採取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態度，對於犯錯誤的人，如錯誤是九成而正確是一成，就要糾正其錯誤的九成而發揚其正確的一成，相反的，對於持有正確意見的人，如正確是九成而錯誤是一成，也要發揚其正確的九成而糾正其錯誤的一成，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採取否定不同意見者的一切和肯定當權者的一切的策略混進我們的隊伍並爬到極高的位置上去。

2) 必須知道好和壞，正確和錯誤互相轉化的辯證道理。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好的是可能轉化為壞的，正確是可能轉化為錯誤的。反之亦然，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知道這一點，就是思想的僵化。

反右傾是好的，正確的。但是，如果在糾正那種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思想的同時或之後，不能根據具體情況定出總的和各條戰線的具體政策，不能在具體問題和策略上重視敵人，滿足於現有的成績，就會滑到另外一個極端的「左」傾錯誤上去。

敵人是很害怕我們在反右傾之後，採取正確的政策，把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相互結合起來，發動群衆把他們一步步地推進坟墓的。所以，他們企圖：無法阻止我們剷除右傾思想時使我們停止在鬥爭情緒高張的階段上，不進而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從而制定出正確的政策來。

因此，首先肯定反右傾不會走向「左」傾的錯誤上去，是思想僵化的表現，就會使廣泛幹部對敵人打出「左」傾來誤導群衆失去了必要的警惕性。

現在，林昭南集團所幹的一套。他們壓制各種經過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正確意見提出各種「左傾」的口號和最左的權威著作，來推行其極端「左傾」的一套，如果廣泛幹部對這種作為不能保持高度的警惕，勢必要沿着他們安排的錯誤道路走下去，而他們打着最左的旗號就會不斷打擊持各種正確意見的人，也會使自己在左翼隊伍內的地位不斷升高。

要防止這些情況出現，就要在總的和各條戰綫的具體問題上，正確的規定什麼是右傾，什麼是「左」傾，才不致於隨便把別人的觀點稱為「右傾」。而對於還在爭論中的問題，在未肯定最終正確意見時，也不要輕率地把不同意見的人稱為「右傾」。否則，對左翼隊伍在正確路綫基礎上的團結是很危險的。

3) 反右傾要有明確和嚴格的紀律。在反右傾的過程中，由於對右傾思想的憤慨而產生的欲迅速糾正右傾（不知道糾正錯誤思想是一個長期和細緻的過程）的急躁情緒，以及某些可能存在的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為破壞幹部之間團結的陰謀，必然會在反右傾的過程中出現許多簡單粗暴的現象。

簡單粗暴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現象，或是表現在把持有正確意見（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穩重看法）的人說成右傾甚至反革命，把犯個別錯誤或犯有右傾思想者稱為反革命或敵人代理人，把忠於群衆事業的幹部稱為敵人、特務等等，都是極為錯誤的。

如果我們沒有明確的規定對於不同情況的錯誤者要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就會使到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抬着反右傾的招牌，大幹其破壞左翼的勾當，方便他們應用「拉出來，打進去」的策略，把好的幹部拉出來，把更多的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打進去。

同樣的，如果認為可以盡量擴大打擊面，以防止紅色特務漏網，提出所謂被誤會者可以在以後表白，這是敵我不分的表現，也一定會為類似林昭南的集團混進左翼打開門路。

因此，唯有制定明確和嚴格的紀律，才易於察覺那些陰謀破壞左翼團結的紅色特務或個人野心家，才能及時粉碎他們的陰謀詭計。

（五）駁所謂「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所搞的謠言

林昭南集團事件的出現從另一角度看又是一件好事，這是因為許多支持我們和反對我們的人都知道，是林昭南集團首先和最劇烈的攻擊我們，對我們用上了最黑的名詞，並欲置我們於死地。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不能不推動人們懷疑所有攻擊我們的言論和給我們扣上的黑帽子的真切性，不能不引起人們重視我們的意見，重新認真和詳細地研究我們的意見。

可是，林昭南集團被揭發之後，居然有人不將他們過去對「學運報」的錯誤看法和做法進行深刻的自我檢討，不用冷靜的頭腦，對現在的全部情況進行全面和週到的調查研究，輕信所謂「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所搞的謠言，並且在出版上和會議上貫徹這種謠言，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錯誤。其結果必將使林昭南集團內的人物漏網，並使第二個林昭南出現。左翼混亂的局面不會停止，而且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的所謂「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負責的所謂「論據」有三點（其他的我們還未得知，如果有誰提供更多的所謂「論據」，我們無任歡迎，因為這對弄清事情真象繼續揭發林昭南集團是有益無害的），即：1) 林昭南會說他勸「學運報」不要再出第二期，而「學運報」第二期果然沒有出版；2) 某藝術團體負責人會於四大專門爭期間召集各中學會議，此團體負責人現被查明與林昭南集團有關，而此會議恰在「學運報」出版前夕；3) 「學運報」是在廠商工聯印刷，而此印刷是通過林昭南集團介紹的。

多麼幼稚可笑的所謂「論據」呀！這些所謂「論據」，只要稍經調查，就馬上要破產了。關於一個所謂「證據」，我們是略知其背景的，但是，事實却和那些傳說距離千里。其實，當林昭南大肆攻擊誣衊「學運報」之時，某位略知「學運報」出版情況的人，向他指出「學運報」出版者是南大同學而本質絕無問題時，^{林昭南}要該人轉告其不得再出版第二期的警告，怎樣會是林昭南負責「學運報」並在其「一聲令下」而不出版第二期呢？對本質極可能有問題者的話也又怎麼可以輕信呢？難道林昭南集團在被打倒時拉入下水，要弄使人對好幹部不信任的手段還不足使我們引以為戒嗎？假如說林昭南集團自認為「學運報」負責人可以相信，現在「學運報」第二期出版了要如何自圓其說呢？我們在「學運報」出版之後所發的三篇辯駁文章又如何解釋呢？詢問以後「學運報」出版消息和內容不是可以檢驗林昭南的話了嗎？為什麼一點兒檢驗的方法也不使用就可以草率下結論呢？

所謂某藝術團體負責人召集中學生是在「學運報」出版前夕，故「學運報」是林昭南集團所辦也是極為荒謬的。許多人都很清楚，而且我們最近發表的駁華中的一篇文章也說，我們是

論及到我們與其他大學的斗争有着共同點，而為四大專同學大團結，互相支援，並而展開共同斗争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礎，這點做得很好，全星學生行動陣線的及時成立更具有深刻意義，它不僅促成華英不同教育源流學生的團結，且肩並肩地開展共同斗争，其中爭取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及反對入學准證等斗争內容更具廣泛基礎，這些課題仍然是今後各大專共同行動的口號，全星行動陣線的及時成立，給予我們的斗争以實際的支持，其中十一月九日的成立大會及十一月十七日的抗議大會都給予我們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最可惜的是在籌備中的四大專同學大遊行，由於行動黨法西斯在義安學院的鎮壓而胎死腹中，至於有人指我們遷就英校源流學生，不敢將南大本單位的斗争及刻的提高，這是一種不了解情況而亂發言的壞作風。事實上，我們在爭取英校生始終是採取又團結又斗争的方針。這一點，是經過無數的困難，在我們採取正確的團結方針下而成立，然而某些人在不了解情況下却拼命要我們在四大專展開共同斗争的最初幾天內，即馬上把斗争形式提高，就以南大本身來說，當時也正處於斗争初期，組織、團結及宣傳工作是當時的要務，在這樣的階段就頑一切地將斗争提高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我們認為斗争必須是逐步提高，同時又必須充份地估計敵人迅速鎮壓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們在10.29的序幕戰，就充份地對斗争進行了必要的估計和分析，我們以為反動派吸取了過去的經驗，可能會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完全不給斗争的幼苗有成長的機會，但反動派為了代價問題也會等到轉移和製造有利的輿論時才進行鎮壓，因此我們經過兩個估計都做了必要的準備，如果反動派採取一急的鎮壓，我們也相應地提高斗争形式，把斗争帶到坡底，並在坡底長期堅持，以收到擴大影響和方便支援之效，雖然中間同學不能和我們在一處，但堅持坡底的斗争將有力地鼓舞和支援了校內廣泛同學的斗争。如果是一「緩」的鎮壓，我們就爭取一切的可能，擴大宣傳，擴大團結，並尋找新冒出來的問題，有效地將斗争提高，以期打出更漂亮的戰，我們及時地將反對修改南大法令的斗争，擴大為四大專為爭取共同利益的斗争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2. 幾次的同學大會都不放過一小撮反動的聯誼會份子，同學們明知它是一「落水狗」，但仍舊給它狠狠地打，打得它無地自容，拼命掛白旗，然而，同學們仍舊堅決打擊它，這點做得好也做得對。

不過，在這階段中我們也有一些偏差，這主要是表現在宣教方面，我們對同學與教授的宣傳方面非常不夠，雖然我們有組織一、兩次集體訪問宿舍同學，但是動員不全面，而且沒有明確步驟，做得很不徹底，而且訪問後又沒有做好總結工作，對同學反應無法掌握。在這階段中，我們另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點是對斗争的發展趨向感到茫然，出現傍徨、等待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同學的斗争信心。當然這也使到我們對斗争的主動性掌握不好。

上面所述的是我們的一般情況

至於敵人方面，在這階段也不敢輕舉妄動，它除了觀望與試探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分化同學，這項工作主要是通過各學會的顧問進行。當局在這階段採取分化為主要策略是由於：

1. 它低估同學的團結力量，以為通過分化，個別擊破，即可瓦解同學。

之同學們所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不易對付，尤其是爭取恢復學生會的正常活動，爭取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反對入學准證等都是不容否認的基本權利。

分化政策失敗後，當局態度漸趨強硬，但仍舊不敢冒然對付同學。它先藉口參加反美遊行，開除兩名同學，且勾結警方祕密逮捕一名行委成員，當局這樣做一方面是試探同學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嘗試企圖恐嚇與警告同學，個別開除與祕密逮捕促使斗争尖銳化，而逐漸突破雙方相持不下的局面。

十一月十二日，被方勾結舊方秘密逮捕同學及開除兩名同學與恐嚇行動，並沒有嚇退同學。相反的，它遭受到同學迅速而有效的反擊。當天中午，就在秘密逮捕同學發生後的一小時左右時間，同學們立刻發動數百名同學集體前往校長室，會見黃代副傀儡校長，質問問題真象，同學們聲勢浩大，理直氣壯，黃狗虛弱本質完全暴露，果然走狗一條，傀儡一具，在同學的壓力下，黃狗居然被同學錄音，承認所犯秘密逮捕同學的罪行。

此外，次日（即十三日）數學會且開抗議會，為他們的會長被秘密逮捕提出嚴重抗議。

十四日，南大學生爭取大學自主維護同學權益行動委員會也召開同學大會，抗議當局的卑鄙行徑。

顯然的，同學們已經形成一股有組織，能戰鬥的力量，這力量已非反動派的分化與恐嚇所能擊破了。

（六）全面鎮壓

既然反動派的分化與恐嚇都先後失敗，而同學們已經形成一股有組織，能戰鬥的力量，加上四大專與中學生已經在全星同學行動陣線的旗幟下，與反動當局開展斗争，反動派在這種腹背受攻，草木皆兵的形勢下，顯得十分孤立，毫無辦法。但是，反動派也不甘失敗，不能眼看着全星同學起來造他的反，因此，便緊急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動用全副國家機器，採取全面鎮壓的法西斯鐵來對付已經組織起來的同學，因此，全面鎮壓說明了兩個事實，即：1. 同學力量的無比強大，2. 反動派的虛弱無比，孤立無援，僅為了對付學生，全部反動頭子傾集而出面阻擋學生的正義斗争，開動所有國家機器進行鎮壓，這就證明了我們的斗争口號打中了反動派的要害：反動派害怕我們的斗争會將四大專的廣泛同學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為共同的利益而展開規模更大的斗争。

於是，在十一月十五及十六兩日相繼開除了一百一十名同學，開始全面鎮壓。

反動派知道單靠開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它不但不能擊敗同學，且激起同學的公憤。因此，反動派又於十七日凌晨出動數千軍警包圍南大校園及附近村落，企圖將同學一網打盡。可是，同學早曉得反動派會有這麼一着，已經事先退避，反動派摸了一個空，僅逮捕了九名同學。

同學們在粉碎了反動派的逮捕後，又突破重重困難，集中到義安學院，堅持斗争。

行動黨法西斯政權如此迫人不善的強橫作法，激起了全星同學的公憤，十七日晚上全星學生行動陣線召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抗議大會，強烈譴責行動黨法西斯，且表示對南大同學的正義斗争的全力支持。

在校內，同學也開展了三天的罷課（十六日至十八日）抗議校方無理開除同學，罷課行動雖然遭受反動當局的百般破壞，仍獲勝利完成。

明顯的，開除、逮捕還是不能壓下同學們的斗争，法西斯政權只得瘋狂驅逐六十七名聯邦同學一出境一（包括十多名秘密一出境一，總數近八十名，此外，四名星大同學也被令一出境一。

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仍然集中在義安學院，堅持斗争，行動黨法西斯最後只得又出動成千軍警，進攻義安學院，用武力對付同學，英勇的南大與義安同學，在堅決反擊之後集體坐牢，而且願意以集體坐牢的形式來表示堅持斗争的決心。

（七）牢內鬥爭

在監牢中，同學們仍然斗志昂揚，毫不妥協，與獄方開展了爭取較長放風時間，改善生活條件，要求書籍供應等一系列斗争，且取得很大成績，一位任職數十年的獄官給同學們弄得毫無辦法，感慨萬分地說：「我當了數十年獄官，共產黨，工會負責人，私會黨

現在，公開論爭既然由他們首先採用了，我們最重要就是堅定信心不要害怕他們的壓力在思想上要明確我們和他們的分歧是正確和錯誤，分析實際和脫離實際，腳踏實地和狂熱盲目（正如對游泳事業狂熱到十分可笑地步的游泳專家一樣，不照顧人家還不會游泳而應先救他，然後教他游泳，反而強烈地責把那些溺水而生命危險者從水中救上岸的人）的分歧，堅定不移地堅守我們的正確觀點，反對錯誤的觀點。

在堅持真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排除外界壓力的影響，我們應該知道，真理不是以人數多少來決定的，新生力量在發展初期往往是居於少數者的地位的；否則，因為別人佔多數就不敢堅持正確的觀點，或者不看他們的錯誤是大部分的，原則性的，而我們即使存在錯誤却是表達上的技術問題或一時的錯誤且已加以糾正的，總之，對他們的原則錯誤用縮小鏡，對我們的技術毛病用放大鏡，就是立場不堅定的表現。

我們是為着人民群衆的解放事業而工作的，我們提出了對群衆事業發展有利的觀點和主張遭到了某些持有對群衆事業發展不利的言論者的反對，絕對不能消極和悲觀；相反的，我們應堅決的接受這種形勢的考驗，堅持真理，堅持工作，增強我們為人民群衆事業服務的忠心放棄原則，悲觀消極，恰恰是對群衆事業不夠忠誠的表現。

有些人基本上同意我們的觀點的，但是他們經受不住外界壓力的考驗，自己亂了陣腳，先在立場上動搖起來，進而在觀點上把我們和華中新民同學的觀點調和起來，走到折衷主義（不折不扣的第三條路線）的道路上去。

我們提出的當前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是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我們認為只有以這基本口號發展鬥爭，才能引導同學逐步投入爭取祖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鬥爭中去。不考慮群衆暫時接受不了戰略口號的狀況，不願基於戰略口號的原則下以其他適應群衆覺悟水平的策略口號（當然是沒有違背戰略口號）教育和發展群衆，害怕這樣會脫離原則，不明白這恰恰是為群衆接受戰略口號創造條件，是愚蠢的作爲。現在，有人把戰略目標和我們當前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强行拼湊起來，成爲他們折衷主義的口號，不明白反「宣誓」和反「升旗禮」實際上就是反迫害口號中的一個內容，極端立異，令人所好，拿原則作交易，採取調

和主義的態度，也不外是愚蠢的作爲。

最近以來，那些持有錯誤意見的人，仗着自己表面的聲勢，沉迷於這聲勢之中，抗拒「擺事實，講道理」爲消除分歧的途徑，他們所到之處，不是對比意見而是施加壓力。他們之中許多人連「學運報」和我們發表的其他文章看也不看，也不敢拿給別人看，甚至強壓大家不可看或不可擁有我們的文章，就胡口亂罵，這種迷信聲勢，不說理的做法終究是會在論爭中失敗，一時虛張起來似乎頗爲強大的聲勢終究是要在真理面前土崩瓦解的。

在目前的學運大論爭中，有幾個原則是必須掌握的。

第一，我們必須掌握說理第一的原則。我們反對那些持有錯誤觀點的人，被一時表面的聲勢沖昏了頭腦，迷信聲勢第一，把說理拒之於千里之外。我們是深信真理的，就必須採取說理第一的方針，深入的學習和研究「學運報」和其他文章中的每個論點，針對華中新民同學以及外界攻擊我們的每個對立的論點進行深刻的批判和駁斥，以便先爭取論爭陣地上的勝利。

我們是相信群衆的力量，正因爲如此，我們才堅信說理是最終能戰勝一時的聲勢的。

第二，要在論爭中把戰略上藐視錯誤觀點和策略上重視錯誤觀點正確地結合起來。

所謂戰略上藐視他們的錯誤觀點，就是應先在思想上肯定我們是可以論勝他們的，不要害怕在許多反對我們觀點的同學面前表明我們的立場，不要害怕自己在表面聲勢面前不能把道理說清；所謂策略上重視錯誤觀點，就是在說理中要重視技巧，對持有錯誤觀點的同學提出的疑問要反覆耐心的解釋，不要重覆自己舊的論點，要針對不同意見的同學提出新問題作出新的解答，從而補充和發展我們的觀點。

在我們居於多數的情況下，不要迷信組織手段，要以理說服居少數地位的同學，在我居少數的情況下，要敢於「以一當十」，但決不能大喊亂罵，而是平心靜氣。

第三，要根據對正確路線深入的了解去努力發展組織工作。在論爭中爭取勝利是必要的，但對那些一時沒法理解或不了解我們的觀點而繼續反對我們的同學，只有通過實踐的反覆證明才能使他們糾正錯誤。因此，

轉入十六版

除了爭取理論陣地上的勝利之外，在搞通思想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組織工作，團結和教育更廣泛的中間和落後同學，為將來的學運更大的鬥爭準備條件，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的同學應針對「學運報」第一期社論中關於組織工作的意見進行研究，結合自己面對的具體情況，努力做好組織工作，爭取在短期內大大地擴大我們的隊伍。

第四，要警惕防止在反對他們的錯誤觀點時滑到右傾的觀點上去。在糾正華中新民同學的錯誤之中，是可能跑到右傾的道路上去的，因此，我們的同學要善於區分在每個問題上的右傾錯誤是怎樣的，華中新民同學的錯誤又是怎樣的，唯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完全精通和掌握正確的觀點。

(四) 學運大論爭的發展方向

在目前的大論戰中，我們是站在正確的方面，他們是站在錯誤的方面，這是有利於我們而不利於他們的，也是我們最終勝利他們最終失敗的最根本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當時而聲勢暫時強大，而我們却因組織力量尚未集中而顯得相對弱小，這是對我們暫時不利而對他們有利的因素，也是他們今天可以毫無考慮地給我們扣上黑帽子以及我們隊伍中某些人立場動搖的原因。

縱使他們借着虛張聲勢不願採用說理的手段會使我們面臨許多暫時的困難，並使說理的途徑暫時顯不出極積的作用，然而符合於事物發展規律的正確觀點總是要戰勝錯誤觀點的，說理最終還是要把道理說清的。

因此，我們和他們的論爭發展下去，人們必將在不斷的實踐教訓中徹底地糾正錯誤，左翼運動將在糾正右傾後又糾正來自其他方面錯誤的新基礎上大發展起來，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堅信今後事實的發展，實踐亦會不斷地驗證我們觀點的正確性，只要他們錯誤思想繼續存在的一天，就一定有許多經驗教訓可以作為我們的學習材料，事實將給人們上最有教育意義的課，它必定要使人們最終拋棄他們的錯誤言行。

(五) 在論戰中鍛鍊自己堅持真理的意志

在論戰中像華中新民同學那樣不用分析客觀情況，高喊響亮動聽的口號，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扣上一頂又一頂的黑帽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對人民群衆事業負責任的人就不能那樣高喊空言，我們每時每刻都要以群衆的利益為

依歸，要嚴格的要求自己把普遍真理（正確的理論）和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得出對鬥爭發展有利的正確結論來。

歷史告訴我們，反右傾鬥爭如果不結合着分析具體情況，反右傾鬥爭之後如果不提出符合客觀情況的正確政策，勢必走向另一錯誤的方面。

看起來，目前我們是居於少數，要在少數人的情況下堅持真理是困難的，但是，投身到大論爭中，接受這個考驗，就可以大大地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並增強我們對群衆事業全心全意的思想。論爭的考驗，對於堅強的人，正如孫行者那樣，在煉丹爐中煉得是銅筋鐵骨（堅定的立場），火眼金睛（高超的分析能力）！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重大的，也是艱巨的，對大論爭採取冷眼旁觀，悲觀消極的態度是必須消除的，讓我們極積地投入這場捍衛真理的大論爭中去吧！經過這場論爭，我們不僅不會如那些錯誤的人所說的被肅清相反的，我們必將發展得更加壯大。學運，乃至左翼運動，終將在糾正各方面錯誤和偏差的新基礎上踏步前進！

“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麼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於當真看待的孩子氣。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我們提出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為當前學運開展鬥爭的基本口號的理論根據。」